

《去，你媽的時間》節錄：媽媽陪我走了一段很長的路

媽媽一直以來都善於走路，也擅於陪伴。雖然說，這都是我長大以後才發現的事情。

在一般人眼中，媽媽與走路的形象不大符合。因為她嗓門特大，在一樓打幾個噴嚏三樓的人都能夠明確數出，這樣看起來風風火火的人，是那種與朋友吃飯、兩人會搶著結帳鬧得整間飯館擾擾攘攘，很是難看的樣子。但媽媽在我面前始終是沈穩安靜，這也是我很晚才發現的。

•

生產前兩週，我基本上足不出戶，偶爾望向窗外，經歷漫長的憂鬱，便沈沈睡去，起床以後若發現天光仍亮著，便開始寫小說。朋友探視，問我怎麼坐著也喘？若她不提，我還真沒發現自己動也不動便氣喘吁吁。

再後來，走到至關鍵的倒數兩週，醫院叮囑孩子隨時有可能出生，其嚴肅的模樣像是要我等待夜裡下的雨，在昏暗的視線中用盡全力凝視遠方以確認雨絲的存在與否？

另一方面，對丈夫來說，那恰巧也是他極度重要的最後兩週，他需至深山出差，離家前曾一再叮囑：「若痛了，就先打給你媽，讓她帶妳去醫院，我會第一時間會趕回來。」

那時的我們，等待痛覺，就像等待浪潮拍打海岸那樣地拍打子宮，每次痛意來襲，都要按捺著心數著如浪濤般的痛感，一下……兩下……接著如安靜無聲的遠洋漁船，在月光下彷彿動也不動那樣地靜止。

只是虛驚一場，還不必奔忙至醫院。

宮縮的痛意，在懷孕前期也曾經偶發。最驚險的一次，是約莫五個月的時候，我剛停好機車，忽然一陣天崩地裂得疼痛叫我躬起身子，當時我甚至忘記自己是一個有孕在身的人，也忘記身在何方，只覺得肚臍下方、子宮的位置被駐進強大的電流，猛力地發射電波。那是不到一分鐘左右的事情，待我回過神來，滿頭大汗，只覺得好險不是在機車行駛之中發生的。當時的我還

沒想那麼遠，不知道這種開天闢地的痛，會在生產前精緻地折磨我。

若把人生拉得夠長，孕期的最後幾週，之於生命的幾十年，恐怕只如無盡浪裡裡的其中一片碎花吧？雖說彼時彼刻，每一刻都漫長得我小心翼翼，好像退伍前的老兵、或者是向家人承諾「最後一次出任務」的超級英雄，我深怕過往積累的辛苦全部毀於一旦，捧著九個多月的肚子，深吸慢吐。一有動靜，就抓起手機發簡訊給丈夫與母親，雖則大多時候，一切悄然無聲。

但媽媽怕我無音無息，又怕她問多了囉唆，只敢每天殷殷切切地問：「今天想吃什麼？」我既不敢將漫長的憂鬱攤在媽媽面前，也無力獨自面對，便恍若無事地日日向她點菜。

這是我與媽媽的相處方式，在我成年以前，她找到了一個距離，不近不遠，站在我抬頭就能看見的位置。

相對總是埋首工作的父親，媽媽就像是超級間諜，把自己偽裝在我們的日常生息，能夠準確叫出每個孩子的導師、摯友，清楚我們的易碎的自尊，乃至深夜裡的惆悵。她知道我會在睡前走到房外的陽台，與喜歡的對象講幾個鐘頭的電話，卻只是以「夜裡蚊子太多」暗示我別把陽台門窗大敞。

青春期的我是一架紙飛機，學習各種飛行姿勢，並一再受多雨宜蘭逆襲，破敗而返。有個晚上我終不成寐，哭了一夜，睡睡醒醒，抽抽嗒嗒，感覺浮腫的眼皮熱呼呼地貼著眼珠，每一次闔眼都疼痛難耐。我以為自己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夜，忘不了痛苦的原因，然而如今想起來，我竟也忘記了所謂何事能夠那樣折騰我？是感情、學業抑或年少的茫然？唯一的記憶，是那日清晨，我瞪著鏡子裡那張哭得面目全非的臉，轉身問媽媽：「你幫我看一下，我眼睛很腫嗎？」

媽媽眯著她的雙眼，問：「幹嘛？妳哭了？」

她不是問我哭什麼，而是問我是不是哭了。因此我還有理由回說「不是」，告訴她：「我好像過敏。」

雖然如此，我遲鈍的心思終究明白母親的體恤，清楚當下的我無法對她解釋青春期的哀傷，只會因羞愧而轉怒，我當下那不合時宜的問題只想確認這張面子是否還能安好的走進學校而不被覺察，卻沒想清楚面對一個母親撞見她女兒哭花的臉時，應該要採取什麼作戰策略。

我是那樣莽撞地輕狂，卻讓母親輕易的轉攻為守，交給我一張熱毛巾便沒再過問。我的雙眼在踏入學校以前就消腫了，但是整車敷著熱毛巾的我，沒聽聞媽媽開口一聲疑問。

我大概是從那個時候才知道，媽媽原來是安靜的。

•

生產倒數之日，我神經緊繃，日日夢到手上的稿件尚未完成就被推進產房了，不願造成編輯的麻煩，幾乎沒有偷懶的餘韻，一收到採訪詢問，立刻約訪寫稿。有個初識的編輯聞此，笑稱此乃「筆耕界戰鬥民族」，但說到底，只是想在生產之前多積攢一點稿費，一篇篇疊加戶頭的數字。

我不知道養一個孩子需要多少錢，也不知道生下孩子以後我還能剩下多少時間，垂涎著最後一點點自由的時光，卻被囚禁在經濟的壓力之中。而這樣自由與經濟的矛盾，是我日後也不斷不斷往復的循環。

我在與母親散步以後才知道，那也是她過去近三十年來的循環。

所有事情都是散步以後聊開的，我原先只想把垃圾拿到大樓門口擺著，信口問母親：「陪我走走好嗎？醫生說多運動一下比較好生。」

——倒是說起運動這兩個字，簡直羞愧。我自大學以來養成的馬拉松訓練，因為懷孕初期大腿神經疼痛的關係，全數停擺。後期龐大的胎兒擠壓著內臟使我坐立難安，稍稍走個幾步就氣喘吁吁。

「你還是得運動啊，」每次產檢醫生都不客氣地說：「走走路都好啊。」

於是真的只能走走路。

邀請母親到我家隔壁的公園走走，正常步行，來回約莫二十分鐘。我先前總是想往更遠的地方走去，總被丈夫勸阻，「妳都這麼累了。」或者「這樣太危險了。」看著大腹便便的妻子，是不是所有伴侶最後剩下的情緒都是無能為力的焦急呢？為平息他的焦慮，我也只能點點頭，舉高水腫的大腿往回家的路上前進。

殊不知那天與母親一走，就是兩個多鐘頭。我本是想介紹我平時的遛狗路線，後來一路走到我過去慢跑的路徑。

時值九月，暑氣未消，我穿著薄外套與寬鬆的細肩帶，時不時間母親：「你真的不會累嗎？」

「妳才累吧。」她說，大氣都不喘一下，以此示意她在健身房訓練出來的好體力。

我曾與母親相約健身房，那次恰逢一場優惠活動，能以極低廉的費用報名課程，惟需填寫兩張長長的問卷。母親體力滿點，視力則否，眯著眼睛一片花白，最後交由我唸一句、她答一句。

「滿分是十分，你會給予……」諸如此類的問題，從體能狀況到運動習慣，她的回答擲地有聲。直到問起「生活滿意度」這類看似尋常的提問，她頓了一頓，答曰：三分。

我假裝不在意，繼續問：「每週感到快樂的程度」，一面揶揄這份問卷到底要交出怎麼樣的身家調查？想說和緩氣氛，但母親越打越慢，越想越久，分數就越低，最後給出「兩分」。

「沒這麼嚴重吧，」我終於受不了了：「妳現在不快樂嗎？」

我媽別開頭，在一旁暖身，說：「沒有啊。」仍是微笑的。但是那張「兩分」的成績單就那樣送出去了，一直到最後都沒有改動。

我一直都沒告訴媽媽，其實我知道。

我知道三分，也知道兩分，只是我以為做子女的只要悶不吭聲，努力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質，分數就能夠慢慢回升了。

大二那年的暑假，我第一次沒有返鄉，留在餐廳打工。某次開業前，我忽然接到家裡電話，妹妹忍住哭腔，向是求助無門才終於鼓起勇氣那樣，對我說：「媽媽她……」

她話沒說完，我聽了半懂。但即便只一半，那也夠了。

不，不是病痛之屬。雖說負債到了盡頭，或可喻為癌末——會轉移、擴散，康復治療，又恐復發，若誠不幸，趨向痛不欲生，但求一死之境——我們的癌，便屬這種。我揣揣不安，深怕離家這幾個月，家裡債務是否已龐大到

母親不堪負荷，做了某種決定？

我手足無措，打電話給媽媽，那是第一次，我聽見她的聲音裡有壓抑，有無助，身為母親的尊嚴在那一刻像是一張薄膜，吹口氣就會崩塌。我於是也忍，忍著不吐大氣，要替她守著那張薄薄的堅強。

「妳在哪裡？」

「開車，快到台北了，想說去找妳舅舅。」

「妳突然不見了。」

「跟妹妹說沒事了，媽媽沒事。」

「嗯。我在上班。」

「好，你忙。」

「我有存一點錢，如果……」

「妳有吃飯嗎？我要下高速公路了。」

「妳真的要去找舅舅嗎？」

「對啊。」

我深呼吸一口氣，說好，我晚上再打給妳，才把電話掛上。

那通電話我從頭到尾都在說謊，既沒有存到什麼錢，也沒有把該說的話說出口，晚上也沒有打電話給媽媽。

餐廳老闆允許我在後門收拾好情緒再進來端盤子，但我花了整個暑假都無法把情緒收好，我一直沒能回家，只是拚命想辦法賺錢……再多賺一點……

如今，與母親漫步在離家兩三公里的地方，我大汗淋漓，努力跟上她的步伐。有好幾次我看著母親疲倦的身影，都想叫她不要努力了，截至目前為止的一生，作為一個女人，妳真的付出了全部。

我當時如果再有勇氣一點，可能會在那通電話裡，請母親不要顧慮我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不要再有痛苦，也不要有任何負擔。無論妳做什麼決定，都是可以的。即便妳最後要去的是「那裡」，也沒有關係的。

我絕對只會記得妳最好的樣子。

但我當下沒有勇氣開口，沒有勇氣把自由還給媽媽，只能再三確認她背著高額的負債與生存壓力，平安地活在城市的某個角落。

我其實是一個被嚇了一跳就不敢伸出手腳的幼蟲，像是一條馬陸，拳成一團，被一雙有力的手朝遠遠的地方拋擲，在那一刻並不在乎是否能夠安然降落在地面，只希望一切消失。所以有些時候，面對他人的苦痛，特別是至親，我也會給予這樣的期盼。鬆手就不用再承擔這麼多苦痛的話，我們就不要再勉強自己了吧。

這樣的期待，在我懷孕初期強烈逆襲。

有好幾天，我暗自傳訊息給生活在英國的妹妹，說自己不知道為何失去求生意志，而遠方的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稟報給母親。媽媽聽聞以後沒有說破，只在那個傍晚傳訊息問我想吃什麼？

「我吃不下。」

「什麼都可以內？」

「很難的也可以嗎？」

「多難？」

「酸菜白肉鍋。」

「很簡單，我有酸菜也有肉片。」

媽媽那天在家裡陪我很久，後來就變成某種儀式。我只要感到絕望，就會向媽媽點菜，我們有一種沈著的默契，她從未責備我的軟弱，甚至不大直接關心我肚裡的孩子，只負責我的胃。

而無論是在那些時刻，或者是最後幾週母親天天陪我走路的日子，我都一再的慶幸自己是個軟弱的人，我心裡的期待沒有發生，我們雖然偶爾苦痛，面對只有兩、三分的生活，卻仍然努力的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這樣的日子發生。

後來想想，我大概也不是一個能輕易給生活滿意度打上高分的人。只是我比媽媽更安靜，更羞怯，所以，即便那是一張不記名的問卷，也會做作地給出一個高分，以免有人來打擾我。

她誠實，同時體貼，因此不會問我分數的真偽。

生產那夜，當我用力把女兒擠出，再送到產房觀察身體狀態的時候，媽媽問我想吃什麼？

我餓得又虛又倦，想喝熱湯。

不消半鐘頭，她帶著外帶湯鍋回醫院，一大碗菠菜牛肉湯，我只喝了三、五口。她沒有擁抱我，只是輕輕的，輕輕的撫觸我的手，要我喝慢一點。

擁抱不是我們家的作風。我只向她點了隔日的菜色，見她欣喜說好。接著，在隔日清晨，看見隔壁床的月子餐被風塵僕僕地送來，而媽媽的手作早點也幾乎在同一時間被送上。

忽然之間，我覺得有點惆悵，知道自己必然不可能成為媽媽那樣的媽媽了，畢竟我是一條被嚇了一跳就會蜷縮起來的馬鹿啊，卻又在此時暗自竊喜，正因為是這樣的一條馬陸，因為是這樣懦弱而又不太老實的我，也許才能這樣肆無忌憚地與媽媽在一起吧？